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SERIES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四卷

主编 刘硕良

少女西丽亚

〔芬兰〕西兰帕著
(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樊培绪 译

漓江出版社



J581.4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第四辑

少女西丽亚

〔芬兰〕西兰帕著
(193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樊培绪译

041534

漓江出版社

•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

少女西丽亚

〔芬兰〕西兰帕 著

樊培绪 译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铁西小区）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4 字数 309,000

1988年3月第1版 1988年3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16,500 册（内精装700册）

ISBN 7-5407-0236-2

1·188

定价：平 3.15 元
精 5.15 元

· 译本前言 ·

深深扎根于民族沃土

——评西兰帕的两部代表作

樊培绪

西兰帕的生平简历和作品目录，本书的几个附录中已有提及，这里不再赘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是在1939年，比他早一年的获奖者是美国女作家赛珍珠，这是个有趣的事实，因为在一部分论者看来，两位作家似乎构成了一个反题。对赛珍珠的获奖，无论美国还是中国都有一些评论家提出某种非议，而且这种非议一直延续至今。西兰帕就不同了，他不但生前就成了芬兰本国地位不可动摇的经典作家，而且他的作品直到如今仍然受到东西方不同制度下广大人民的喜爱。两位作家据以获奖的作品——西兰帕的《少女西丽亚》、《神圣的贫困》和赛珍珠的《大地》都是以农村生活为题材的。对后者提出异议的评论家认为作者赛珍珠是站在“一位生长在美国的美国女教士的立场”来看中国的，她看到的“不过一点浮面的情形”。^①当然，随着对赛珍珠作品的翻译和研究工作的深入，也有人认

为应当历史地客观地看待赛珍珠和她的《大地》三部曲。西兰帕的情况则颇为不同，评论家们几乎一致公认他的创作深深扎根于芬兰大地。他熟谙民族的历史，人民的心理，祖国的山川草木，乡亲的音容笑貌。他是芬兰农民的儿子，他爱写芬兰农村和农民，尤其是最贫苦的农民。他的作品常从家乡的生活中取材，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尤其带着强烈的民族特色，这是他在文学上获得成功的最基本条件之一。正如鲁迅所说：

“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①傅雷也认为：“只有真正了解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具备自己的民族灵魂，才能彻底了解别个民族的优秀传统，渗透他们的灵魂”，^②从而使各民族的文化真正走向世界，为世界文化宝库作出贡献。西兰帕就是这样一位具有芬兰民族灵魂的优秀作家。从他的两部代表作中，完全可以看出他和芬兰人民在精神上的息息相通，他对祖国历史的揭示多么具体生动，他的艺术技巧如何高超，当然同时也可以看出作家本人的世界观有着深刻的矛盾。

《神圣的贫困》是西兰帕的第三部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发表于1919年。那是个风云变幻的时代：芬兰工人的革命斗争失败了，成千上万革命者牺牲了生命，幸存者处境艰危，无产阶级革命受到了资产阶级的诬蔑。尽管就世界观和政治实践而言西兰帕不是一位无产阶级作家，也不是革命斗争的参与者，但他是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和见证人。他在史诗般的作品

① 鲁迅1933年11月15日致姚克的信。

② 鲁迅1934年4月19日致陈烟桥的信。

③ 转引自《傅雷一家》198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中，以现实主义的力量，通过对尤哈·托沃拉60年的苦难生涯的描述，概括了芬兰贫苦农民的命运，展现了芬兰历史的真实图景，展现了使农民投身革命的社会条件。

芬兰长期以来是个不能自给自足的落后的农业国，长期保留着落后的佃农制度。直至1917年，它都还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上世纪60年代连续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导致芬兰农业的破产，随后“伐木热”席卷全国，使这个农业国走上了资本主义轨道。十月革命胜利后，新生苏维埃政权无条件地承认了芬兰的独立。芬兰无产者也掀起了革命风暴。1918年初，芬兰工人建立了新政权，制定了法令，最终废除了佃农制。《神圣的贫困》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西兰帕对尤哈苦难的一生的描述是充满了深切同情的。

尤哈·托沃拉生在穷乡僻壤。他的父亲宾亚米是个粗暴、愚昧的田庄主人。田庄主其实并不富裕，田庄的生活是贫穷落后、沉闷乏味的。尤哈在肮脏不堪的旧屋子里，在松明的暗淡光线下，在臭虫肆虐的摇篮里度过了婴孩岁月。此后，他在村童、流浪汉、打斗之徒中间打发着童年的寂寞的光阴，并未受到什么教育。暴雨造成的灾害使芬兰农村笼罩在一片阴霾之中，西兰帕对这场历史上著名的灾难是作了逼真描写的。十岁那年，父亲宾亚米死了，母亲玛娅带着尤哈离乡背井，加入逃荒乞丐的浩荡队伍，去投奔玛娅的哥哥卡列。没多久，玛娅也因贫病交加离开了人世。寄人篱下的生活是辛酸的。舅舅一家只把尤哈当成一个佣人，他甚至比佣人还更受歧视。在这种环境中，他变得精神萎靡，头脑僵滞，感到无依无靠、孤独压抑。这种日子熬了七年，尤哈终于在蒙受冤屈后离开了舅舅家，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外，他仍然一无所有。“伐木热”开

始了，尤哈当过伐木工，放排工，统计木材的工人。他勤奋劳动，生活节俭严谨，在飘泊闯荡中走向成年，却始终未能过上安定舒畅的生活。他最后回到故乡，结了婚，成了佃农，甚至曾经一度“发了家”——那也只不过是“租得起一头母牛，买过一匹老弩马”。可是为了紧张地谋划生活，他不得不整天忧心忡忡：愁吃、愁穿、愁住。时届中年，尤哈的头发已开始脱落，牙齿也变坏了，显出一副未老先衰的样子。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尤哈，在迟钝的头脑中形成了对生活的一种看法：

现在他完全懂得了生活是什么——原来它是一种酸果，而且往往是在一个人还没弄明白的情况下悄悄塞给他的，结果他总是疲于奔命，让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正象十辆两匹马拉的全新车往一间大棚里运干草，而只有一个人来承接这些干草一样，这种生活一直到死方休……

强加给无产者的贫困和苦难就是这样的。

除了物质贫困之外，无产者还得忍受其他折磨。恋爱、婚姻本来应该是人生中多彩多姿的一页，应该给人们带来幸福，但对尤哈和丽娜这样在死亡线上挣扎的人来说，婚姻家庭所带来的只能是灾难。西兰帕把那些雇工和女佣们的恋爱比喻为咬住他们的狼。在狼嘴里，幸福甜蜜会被吞噬掉，剩下的只是饥饿、寒冷、生病的孩子和消瘦不堪的妻子……在这只狼的嘴里，还有夺走妻儿性命的死亡，漏风的破屋和偿还不完的债务。在狼嘴里有种种痛苦，唯独没有瞬间的和谐……

尤哈和丽娜结合之初，谈不上有什么在相互了解基础上升华了的深厚纯洁的爱情。在尤哈方面，他之需要结婚无非是成年人对异性的一种生理要求，类似于鲁迅笔下阿Q对吴妈的“恋

爱”。而丽娜有懒惰、浪荡的坏习气，她在和尤哈结合之前已经和有钱的坏蛋有了性关系并怀了孕，但并不能指望成为富人之妻。尤哈和丽娜在婚前连最起码的相互了解都没有，但一旦结合以后，丽娜倒也彻底改掉了以往的坏习气，拒绝了不良分子的挑逗、勾引，始终忠于尤哈以及他们的孩子，默默地忍受着贫困的折磨，直至为病魔夺去了生命。丽娜之死是西兰帕写得凄惨动人的一笔，令人同情和哀悼。善良忠厚的尤哈在私生活上同样是正派的。尽管在贫困和辛劳的折磨下他时而会性情暴烈、酗酒使气，使家庭气氛更加阴郁凄凉，但在长期生活中他对丽娜也产生了“相濡以沫”的感情，彼此成了相依为命的伴侣。丽娜贫病而死使他深感悲痛，正如罪恶的现实逼得他们的女儿黑里图悲惨自杀使他陷入深深的痛苦一样。

尤哈最终卷进了革命潮流，他为短暂的新政权努力工作，心情感到舒畅。这是他人生历程的必然结果，因为象他这样的无产者，除了投身革命之外是别无出路的，他当时也确实到了生活无以为继的地步了。尽管尤哈远不是个自觉的战士，尽管《神圣的贫困》达到表现阶级斗争的高度对作者来说也是不自觉的，但这个作品的客观意义是由它反映历史的真实性决定的。“如果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真正伟大的艺术家，那么他就一定会在自己的作品中至少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质方面。”①列宁对托尔斯泰的评语同样适用于西兰帕。芬兰作家马丁·拉尔尼说：“在芬兰，写1918年事件的书很多，但是在所有这些书中都充斥着‘白色谎言’。”②资产阶级谎言或者用民族问题掩盖阶级斗争，或者把农民投身革命诋为“上当受骗”。西兰帕

① 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

② 转引自《〈神圣的贫困〉俄译本简介》。

用《神圣的贫困》回击了这些谎言，虽然他的主观动机并不是参与什么论战。现实主义的力量使他能高踞于白色谎言之上，也使《神圣的贫困》取得可贵的思想成就。

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尤哈·托沃拉这个艺术形象的塑造是有缺陷的。这当然不是个技术问题，而是作者在世界观和审美趣味上的消极成分的反映。问题不在于写尤哈的愚昧落后和不觉悟。他对爱国行动的冷漠态度，他对罢工的气愤，他对卡列的革命宣传的反感，他把革命报纸宣传“以贫穷为荣”看成“不知羞耻”，这些都没有违反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因为一个在穷乡僻壤度过一生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人，自然会目光短浅，浑浑噩噩，思想觉悟的提高要经历艰难的过程。问题在于他麻木程度之深，爱憎感情的丧失，有时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惊人程度，这无疑就是作者的败笔了。战争期间，受了一辈子苦难的尤哈到了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他明知惶惶不可终日的东家仍然对他充满刻骨仇恨，但他却对东家们憎恨不起来。白色势力的反扑导致尤哈胡里胡涂地被判处死刑，行刑的枪支对着他的背脊了，他的表现简直流于玩世不恭。无产者如果连最起码的爱憎都没有，那就会丧失了人类的尊严，对此恩格斯曾经作过精彩透辟的论述。他说：“这些被当作牲口看待的工人，不是真的逐渐变得象牲口一样，就只有靠着对当权的资产阶级的烈火般的憎恨，靠着不可熄灭的内心激愤才能保持住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①象尤哈这样一生被套在东家挽轭上的“牲口”，一生陷入贫困泥淖中的“畜生”，到了屠刀指着自己的脊梁时，连憎恨都没有，连激愤都没有，那怎能认为是具

^①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有人类应有的意识和感情呢。恩格斯认为“歌德有时非常大，有时极为渺小”。^①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西兰帕是大手笔，但有时也出现败笔。这都是面对复杂的社会现实他们内心充满矛盾斗争的反映。我们知道西兰帕是信奉人道主义的。芬兰作家林纳曾经向西兰帕学习过，他也说：“西兰帕呼吁的是怜悯，而我却要求正义！”^②这是中肯的评语。站在本身就不彻底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去呼吁怜悯，当然就不可能登上思想的制高点，以高瞻远瞩的气概去审视人类社会的复杂现象了。

在西兰帕的作品中，在世界上流传最广，给作者带来最多赞誉的，要数《少女西丽亚》。这部作品概括了古斯塔和西丽亚这父女两代人的经历，作者是倾注了许多热情和同情去塑造西丽亚这个纯洁、善良、美丽、深情的不幸少女的形象的。

古斯塔是个破落的农庄主。农庄在他父亲老古斯塔手里达到了鼎盛。老古斯塔是个“精力充沛、精通事业”的强者。他的成功不仅由于个人的能力，而且还因为他并未面临社会情势向他儿子提出的种种极为棘手又无法回避的难题。

作者着力表现了古斯塔性格的忠厚善良，这从一开始他对婚姻的态度上就体现出来了。作为一个农庄主的独生子，一个富家少爷，他并没有眼光势利地去找门当户对的婚姻，反而不顾种种偏见和压力，真诚地爱着家中的女佣希尔玛姑娘。希尔玛出身于一个懦弱无能、得过且过的庸俗农家，不过她本人倒也心地善良、品行端正。老古斯塔目睹儿子的恋爱，预感到他的家将脱离原来的轨道，他的脚跟站不稳了。他认为：

① 恩格斯：《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

② 转引自《神圣的贫困》俄译本简介。

“一种天生邪恶的力量在折磨着两颗纯朴的心。正因为这两颗心都纯洁无瑕，所以等待着他们的只能是更加残酷的命运。”往后的景况印证了这位历尽沧桑的老人的敏锐的预感。农庄在他故世后到了儿子手中就日趋破败，剩下的只是无尽的开销，各种各样的烦恼和不断的拼搏，以及拼搏中的焦头烂额。古斯塔终于不得不到有钱有势又心狠手辣的大地主罗伊玛拉家签署借债的字据，还不得不多次向罗伊玛拉借债来交付利息，最后把庄园也卖给了他，离乡背井，迁居异地。

西兰帕对古斯塔的命运充满同情，他突出地表现古斯塔的良好个人品质。无论是对待妻子、妻子的一家，包括小舅子伊瓦里这个品格低下，恩将仇报的小流氓，也无论是对待老长工沃兰马及其一家，哪怕是对待家乡的乡亲，迁居地的邻里，古斯塔都是忠厚善良、诚恳真挚的。体现在他身上的那些良好道德范例永远值得赞扬，也确实赢得了人们的同情和敬重。问题是，古斯塔处在历史急剧变化的时期，小农经济的崩溃是必然趋势。西兰帕同情受苦受难的无产者，他抨击资产者的残酷，这使他站到了历史的前列，也使他和俄罗斯十九世纪文学上的所谓斯拉夫主义者那种“归真返朴”的复古倒退区别开来。但他对古斯塔的描写显然是寄托着他对小农经济崩溃的复杂心情的，在这一点上西兰帕又很象英国作家哈代。他们都带着挽歌的情调描写资本主义对农村的破坏，充满了惋惜和哀怨。西兰帕对古斯塔个人品质的颂词，配上挽歌曲调，这首送葬进行曲是表演得凄惻悲凉，相当动人的。幸而这是西兰帕作品的泛音，而不是主调。

西丽亚在十六岁的青春年代失去了父亲这位最后的亲人，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女。承办古斯塔丧事的邻人截留了古斯塔的

遗产，把西丽亚遣出去做女佣，从此开始了她十四年辛酸、屈辱的生活。

“猪不吃的东西才叫咱仆人吃！”这是西丽亚身边另一个女佣的激愤的话。此外，劳动繁重，报酬菲薄，这些都是不言而喻的。西兰帕并没有过多地表现这些苦楚，他着力表现的是更为惨痛的方面：西丽亚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中所遭受的精神压迫、人格侮辱和爱情失败。

在第一个东家努卡里家里，东家的胞弟维莱就企图强奸她。西丽亚胜利地反抗了歹徒的侮辱，但歹徒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和谴责，正义没有得到伸张。西丽亚这个无辜者反倒成了流言蜚语的题目，成了无端怀疑的对象。作为一个品行端正，趣味不俗、心地善良的孤女，西丽亚在律己待人上本来是无可击的，但生活给她上的第一课就是这样残酷。西丽亚向青年奥斯卡里敞开了初恋的纯洁心扉，她洁身爱他，真诚待他，把同维莱搏斗的胜利如实地告诉他，但得到的却是无法消除的误解和怀疑。奥斯卡里不配分享西丽亚的悲欢，不配得到西丽亚的爱。在精神苦闷加深，失望情绪加重时，西丽亚离开了努卡里家，到邻村的西维里家继续当女佣。但这位善良美丽的少女永远也无法逃脱受侮辱的厄运。村上一个手艺人在长工怂恿下又企图强奸她，而西丽亚在反抗流氓歹徒的斗争中又一次获得了胜利。她所处的环境确是污浊不堪，那些雇工、女佣们在性关系上极为紊乱堕落，比如西丽亚身边的女佣嫫姆塔就是一个心地尚属善良但行为却极粗鄙淫荡的真正下贱的奴才。当然，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精神贫困和堕落是社会造成的，是压迫者造成的。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地位同样低下的西丽亚却始终保持着纯洁高尚的道德情操，这就显得十分可贵了。可是扑

朔迷离的现象又给西丽亚招致不幸。她不但又遭到众人怀疑，甚至还遭到挚友蔑视。裁缝姑娘塞尔玛一度和她以诚相待，此刻竟然出于义愤不辨真伪地把西丽亚的“丑闻”写成故事来讽刺她。她心灰意冷，沉默寡言，又被她讥讽为“与基督结了缘”。孤弱无助的少女再次陷入蔑视、嘲讽、侮辱的一片浑沌之中，她对精神压迫的承受力当然也是有限度的。

西兰帕似乎想把朗多教授别墅一带的环境写成代表人类较高理想的地方，然而所谓世外桃源毕竟只是人们臆造的乌托邦，实际上到处都避免不了罪恶的滋生和污染。西丽亚“原以为这座别墅是世界上最理想的地方，但实际上与凡俗的农户没有什么两样。”这是她在爱情上受骗后几乎唯一的一句怨言。在这个“世外桃源”，阿尔马斯对西丽亚的欺骗、遗弃，使本来就多灾多难的少女精神上遭受了最后一次致命打击，使她过早地离开了人世。西丽亚对阿尔马斯一见钟情。打动她的首先是，也只能是阿尔马斯的外表。一见钟情本来也没有多少可指责之处，因为认识一个人总是由浅入深，美的外表总是令人愉快的，审美的直觉总是先于理性分析的。问题是，她在行动上没有自制力，并未真正了解对方就全部奉献出自己的爱情，这无论如何带有轻率糊涂的意味，这是西丽亚真正的弱点，给她往后的悲剧种下了祸根。不过又不能不看到问题的另一面，即西丽亚对阿尔马斯的爱情是忠贞不渝的，直到弥留之际都没有放弃对情人的思念，这又绝非肤浅的表现了。同时，轻信固然是弱点，但毕竟是最能受到宽恕的弱点，欺骗才真正是罪恶。无论阿尔马斯的迅速离去可以找到怎样的借口，但一去杳然是事实，也是他对西丽亚并无诚意的证据。罪人和受害者的区别，读者一目了然，这当然也是西兰帕的爱憎所产生的

效果。但西兰帕在塑造人物时，常常摆脱不了宿命论的影响。尤哈和西丽亚的婚姻爱情都没有多少理性依据，尤哈之得到丽娜的忠诚和西丽亚之受到阿尔马斯的欺骗，这结果仿佛是一种运气，亦即命运的安排。当然，人任何时候都不能绝对超脱。尤其在阶级社会中，在强大的异己力量面前，个人是难以主宰自己的命运的。与命运搏斗的结果，常常会归于失败，但搏斗而失败，总比一开始就匍伏在命运之神的脚下要值得称道。再说即使无力与命运搏斗抗争，最低限度要有个鲜明的爱憎。在西兰帕的笔下，西丽亚在厄运面前常常是顺从的。她温柔敦厚，面对遗弃竟然毫无怨怒，甚至是否真正识破阿尔马斯的欺骗都很成问题，直到弥留之际还怀着一片痴情渴望在天国的重逢，这些都称不上是高明之笔。其实即使写西丽亚面对欺瞒遗弃而怨气冲天，写她含恨而死，写她带着对人间罪恶的强烈诅咒离开人世，那也丝毫无损于她形象的优美，反而会增加这个形象的艺术力量。

战争期间，西丽亚帮助过白色势力，给两个亡命之徒带过路，这是毋庸置疑的。尽管在特定情势下她有点身不由己，可她干得也相当卖力。那个亡命之徒的感激性的一吻甚至使她感到“豪情满怀”，感到“在寒夜中行走时胸中燃烧着一团火”，这些描写恐怕不会使我们的读者感到舒服。书中也写到代里尼埃米的妻子埃玛在丈夫惨死后曾经奉劝过西丽亚“可不能相信那帮子人……对那些同无产者作对的、现在又得势的人，可不能轻信啊！”这些朴素鲜明的无产阶级意识并没有赋予西丽亚。作家总是通过正面人物来体现自己的思想的，因此西兰帕极力讴歌的西丽亚也多少可以看成是反映西兰帕世界观的一面镜子。西兰帕是不参与政治斗争的，西丽亚也并无明确的政治

意识，西兰帕的同情是在受苦受难的农民一边，西丽亚也真心搭救过无产者，并照顾他的遗孀；西兰帕信奉“生物自然观”，即用生物学的观点去解释其他一切现象，而西丽亚对阿尔马斯的爱，以及为盲目的爱情所驱使的客观上带有政治色彩的带路行动，都或多或少地反映出这种观点。总之，西兰帕塑造了一个优美的女性形象，但这个形象是复杂的，有缺陷的。

西兰帕的艺术成就是卓越的。作为语言艺术家他具有高超的技巧，作为成熟的大作家他具备了个人的、民族的特色和风格。

斯大林认为“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只属于它而为其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本质上的特点、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一民族在世界文化共同宝库中所增添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①民族特色和风格是一个民族的“生活条件的反映”，是作家“从周围环境得来的印象的结晶”^②，也是民族文化成熟的标志。所谓“世界文化”应该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为世界人民喜爱的民族文化，而绝不是凌驾于各民族文化之上的抽象物。即使有朝一日实现了民族大融合，那也不会导致民族文化的削弱和取消，而只会促使它丰富和发展。文学作品中的民族特色和风格是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西兰帕作品的民族性，首先表现为作者与芬兰民族的前途，人民的命运的息息相关，他提出了社会历史的重大问题，他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他描绘了典型的芬兰自然风光，展现了带着地道的芬兰气息的一幅幅风俗画：“千湖之国”的蔚蓝湖泊，林木蓊郁的

① 斯大林：《在宴请芬兰政府代表团的宴会上的演说》。

② 斯大林：《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巍巍群山，白夜的奇观，冰雪的天地，乡村的风土人情，教堂的宗教仪式，人民大众的劳动起居，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西兰帕是芬兰大自然的出色的歌手，他热情讴歌大自然的那些乐章，与屠格涅夫、巴乌斯托夫斯基赞颂俄罗斯大自然的诗一般的文字相比也不显得逊色。此外，他常常把自然景色的描绘与人物的遭际、细腻的心理活动结合起来，造成一种浓郁的意境，产生出一种比本来形象更高远、更深邃的魅力。尤其突出的是，西兰帕的作品具有一种单纯朴素的风格。并不是很多作家都能达到这种高超的境界的。雨果认为单纯朴素“是伟大艺术的巧妙的规律”，而且“丰富、充沛、光华四射都可能属于单纯”，象莎士比亚那样的单纯，“并不是渺小的简单”。^①西兰帕的造诣，无疑是以他丰富的生活实践和艺术实践为基础的，同时也是他向民族传统文化，向前辈作家努力学习的成果。对西兰帕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前辈作家是他的同乡尤哈里·阿霍。阿霍的作品曾被鲁迅选译过，收录在《域外小说集》中。鲁迅认为这些作品的风格特征是“刚健清新”，这个评语是中肯的，也同样适用于西兰帕。渗透着芬兰民族精神，刚健清新，朴素单纯，这就是西兰帕作品所体现的个人风格和民族风格。西兰帕的作品是属于世界人民的。

① 雨果：《莎士比亚的天才》。

《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出版说明

诺贝尔文学奖是当前国际上影响颇大的一种文学奖。为了帮助读者开阔视野、认识世界、了解诺贝尔文学奖情况，和研究、借鉴外国文学，以利于我国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繁荣，特编辑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

本丛书择要介绍较能体现获奖者思想艺术特点的部分作品，分辑陆续出版。每书均有专业研究人员撰写的“前言”，后附“授奖词”和“受奖演说”。

责任编辑 宋安群

装帧设计 刘绍荃

邬永柳